

让生活慢下来

陈鲁民

在北京798艺术区，有一家“熊猫慢递”店，专门提供信件投递服务，但是，它不讲究“快”，强调的是“慢”：投递的时间由寄信人自己决定，可以是1个月后、1年后，甚至10年后或者更晚。慢递小店开张1年多后的今天，已经有两万多封信被郑重地托付在这里，等待着投递它们的那个特定日期的到来。

在罗马街头，有一伙人拿着秒表和计速器，看见谁步履匆匆，走得很快，就上去劝阻，说你走得太快了，对身心健康不利，不符合慢生活要求，请你放慢步伐，好好享受生活。

在日本东京银座有一家著名的“慢餐馆”，播放着舒缓的音乐，侍者都是脚步缓慢的老人，餐馆鼓励食客细嚼慢咽，吃得越慢越受欢迎，吃得越快要受处罚，吃得慢了，有加菜奖励。

今年11月，“国际慢城会议”将再次召开，江苏省高淳县有望成为中国第一个“慢城”。“慢城”，是指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形态，要求必须无污染、反噪音，支持绿化和绿色能源，支持传统手工方法作业，没有快餐区和大型超市等。目前，全球已经有24个国家的135个城市获得“慢城”称号。

这些都是时下正在流行的“慢生活”的一部分，在大多数人紧赶慢赶地追逐着时代节奏的同时，有些人却在刻意地将自己的生活变慢。在他们看来，“慢生活”是一种潇洒的生活态度，是一种健康的心态，是一种科学的奋斗，是对人生的高度自信。“慢发展”实际上是一种更稳固、更妥切、更持久的发展；只有“慢”下来一些，才能获得生活的真谛，享受到更多人生的乐趣。

我们崇尚“快生活”已有几十年，其带来的副作用愈来愈明显。因为长期生活在“快生活”中，目前中国大约有

3000万抑郁症患者。“快生活”也使文化发展趋于粗鄙化，使文化市场上充斥着几无内涵的图书和低俗的影视娱乐节目。近日某媒体的调查显示：84%的受访者确信自己生活在“加急时代”，“疲于奔命”成了多数人的共同感受。不仅中国如此，世界卫生组织曾有调查：每年全球有190万人因劳累猝死。

快生活和慢生活是相对的，我们需要的是有节制的快和有效率的慢，特别是在今天大伙都急吼吼、慌不择路地向疾奔的时候，适当地让生活慢下来，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行动缓慢的乌龟，是长寿的象征；生长缓慢的松柏，是梁柱之材；慢条斯理的恋爱才能地久天长，“一夜情”、“闪婚”之类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慢工细活的建筑，才可能耸立百年，那些以“跃进速度”问世的建筑，则只能沦为“楼脆脆”、“桥脆脆”。字斟句酌的书籍，多有传世之作，《史记》写了13年，流传了两千多载，《红楼梦》历10年之功才写成80回，至今还是热门书，“红学”爱好者遍及天下，而那些日产万言、著作等身的高产作家，却从来没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。

当然，“慢生活”并不是支持懒惰，“放慢速度”也不是要拖延时间，“慢发展”也绝对不是要甘居人后，更不是一味地不讲效率。让生活慢下来，是为了确保发展的方向和平衡，是为了张弛有度，保持健康的身心，是为了享受更多的生活乐趣，是为了让人生更加精致细腻，也是自我落实的最实际



白金尧 张玉芳

太行秋歌

宋子牛

兴来喜作一日游，太行风光惹勾留。
铁券丹书摩崖顶，黄护青鸟鯨鱼头。
挥水画舫花影照，怡情霜天叶知秋。
千山红遍浑似画，撷取一枝写风流。

千寻壁立出峰峭，龙锁青冥卧瀑游。
碧水环绕多顾盼，樵歌互唱自吟讴。
蒹葭苍苍秋渐近，鸥鹭点点戏不休。
新家岭上瞻望远，霜晨月夕竞自由。

群山流丹升中收，铁果红叶俏枝头。
扶摇鹰隼穿碧落，婀娜烟岚起青陬。
云共水色诉缱卷，花牵鸟语报春秋。
太行深处人迹渺，无欲清泉可意流。

月山寺

林木蔚然峰峦曲，月山禅寺香客稠。
花发曲径芳馨远，钟鸣古刹清韵悠。
菩提不结如意果，纸烛难求功德侯。
礼佛何若存善念，拾得梵呗藏心头。

曾写过《冬天的小鸟》的散文，且发在人民日报副刊上，且被多家报刊转载，且被一些高等中等学校做了语文考试题，可以说近似代表作。但是，想起了《雪天小雀儿》(音雀儿)的题目，却觉得那小鸟儿远不如写妈妈的这小雀儿这篇朴实自然，更见真情。

雪天小雀

苏连硕

这不是老天爷在弹棉花吗？老天爷巧着哪，神着哪，谁也不能咋着。这不是剪羊毛铺白羊毛地毯吗？越大越好，敞开来。村里这时候正好炒花儿、大米花、花生、栗子。我说，五谷丰登。妈妈说，这天儿谁还放“风筝”(丰登)，老天爷可怜庄稼人，可劲下白面呢。

“雀儿跑这儿玩儿来了。”我顺着母亲的目光看去，可不，石榴树三个，五个，七八个，十来个。渐次增多。雀儿也鬼着哪，它们知道这一溜没人住，就咱一家，肯定有吃头。你瞅，朝这儿叫唤，磕头作揖呢，叫咱们可怜可怜行好吧。快去，抓把小米给它，要不揉碎个饅饅给它。不能见死不救，看着不管。

我便将小米放到一只盘子里，那雀儿就饥不择食、成群结队般叽叽喳喳地争抢着，将那盘子直啄得咣咣有声，当啷成韵。母亲贴着窗户，殷殷地笑哩。老伴将这热闹场景照了相。我说，题字：雪啄。

我将盘子端进来，母亲说，行了，饱了，饿不死了。明天傍黑儿再喂。救急不能撑着，小肚细肠的，贪吃多了肚胀撑死。

熊耳河

刘文泽

熊耳河是一条古老的河，源头在郑州西南郊铁三官庙村北地，经烟墩坡村、荆胡村、王胡砦村、高砦村、潘家村、七一三研究所、汽车南站、东明路口、祭城办事处，流向

东北，于磨李村西南地与东风渠交汇，至姚桥乡前牛岗村注入贾鲁河，全长23.5公里，流域面积22.78平方公里。

传说古时有个叫“熊儿”的人，带领百姓挖河排洪，保

护了村庄和良田，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，起河名为熊儿河，并于明清时竖立碑记。后因修治河道，石碑没入地下，不知去向，人们误书熊耳河。

早些年，上游干涸。进入市区后，大量的工业污水和生活垃圾注入，使河水腥臭、生物绝迹；洪水暴发时，则河石轰鸣，惊涛裂岸，有机物、悬浮物及其他污染物比比皆是。

市民尤其沿河居民叫苦连天。随后，熊耳河成为郑州地区污染最严重的河流，也成为淮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支流之一。为此，市政府先后于1949、1963年、1978年、1990年对其治理，因条件限制，效果不尽如人意。2001年上半年，市政府吹响了进军号角，按“功能上的综合性、生态上的科学性、配置上的艺术性、风格上的地方性，建好3个景区、建好12个景点”之总体目标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对熊耳河予以根治，早日还给市民一个优良的生活环境。

几年过去了，熊耳河彻底改变了面貌，人们惊喜地看到：奇岸奇坡藏奇灯，丽鸟丽草和丽风，慧桥慧水润慧柳，金歌金月伴金钟。熊耳河已成为郑州的一处景点。

起跑线

秦德龙

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可起跑线又在哪里呢？朱伯很是郁闷，郁闷得不得了。孙子该上学前班了，可学校却不办学前班了。连着跑了几所学校，答复都一样，说是执行教育局的规定，不办学前班了。原以为，孙子上完学前班，就能与学校接轨了。可现在，学前班成了泡影，怎么办呢？

朱伯主张把孩子送到隆达公司去。隆达公司有学前班。隆达公司是民办企业，搞多种经营，还在办学前班。隆达公司的学前班，孩子也不少，每天放学的时候，家长在公司门口站了一大片。

家里的事情，都由朱伯做主。儿子和儿媳，是一对没心没肺的绝配。儿子当着朱伯的面说过，我小的时候，也没上过学前班，还不是考上了大学？这不是当上了干部？儿子这么说的话，儿媳在一旁添油加醋，是啊，我也没上过学前班？我不是也是大学毕业？我也不是坐办公室打电脑？

朱伯有些生气，你们是你，孙子是孙子，绝不能让孙子输在起跑线上。他明白儿子和儿媳的意思，就是不想让孙子上隆达公司的学前班。他不知道，这两口子究竟想些什么？难道我的孙子不是你们的儿子？朱伯说，我不管了，上不上学前班，是你们做父母的事！

说是不管了，他的耳朵却没闲着，时不时地竖起耳朵倾听。白天，儿子和儿媳上班的时候，把孩子交给朱伯；晚上下班

儿子说，我看民办的就是不可靠，他们仅是看孩子，并不教孩子，眉毛胡子一把抓。儿媳赶紧跟着说，爹，与其让他们看孩子，不如我们自己教孩子。又说，关键是他们的思维有问题。他们认为，学前班不需要什么师资水平，谁都可以干。好像学前班老师的水平可以低些，会识字就行。

朱伯争辩说，教育小孩子嘛，需要多高的水平？

儿子说，爹，这您就不懂了。幼儿期是人生的最初阶段，孩子的潜能如果在这个阶段被发挥出来，就能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儿媳说，教育局为什么不让孩子办学前班了？一般情况下，学校总是把水平最低的老师派去教学前班。

朱伯恍然大悟。真的？真是这样？这么说，隆达公司的学前班，师资水平很低了？

儿子和儿媳一齐点着头。

朱伯笑了。他终于明白什么是起跑线了，知道起跑线在哪里了。

孙子没有被送到隆达公司的学前班去。每天，朱伯领着孙子到处跑，到处玩。如同田野里的西瓜、风吹、日晒，满地爬。



溪山清音

刘席伯

《流经存在的邂逅》

茹敏

退我进，敌进我退；自小跟在周浅易屁股后面长大的邻家大男孩蒋小光对双生心生爱慕，他以为爱情就像玩具车，就像糖果，只要坚持，天道酬勤，对方总会给的；双生的好友白木珊性格内向，繁重学习的帮助下顺利坠入爱河，却遭遇男友不明原因的分手；在情场中如鱼得水的周浅易一向只有别人追求，他甩别人的份，却遭遇了气场强大、花样百出的女生柏灵，两人的爱情像是在对弈，敌

新书

《大国学口述史》 李敖口述 蔡德贵整理

假话全不说，真话不全说。——李敖

直就是直接告诉我，我就是革命者，那国民党能够允许他啊？那个现代文学研究会，我是积极分子。国民党后来就通缉胡也频，胡也频到上海去了，被蒋介石抓起来了，和柔石等大概七八个人，在龙华监狱里面被（蒋介石下令）枪杀了。

蔡德贵：假如胡也频不走，您有没有可能加入左翼作家？

李敖：我没有加入啊。我后来这样子。（在清华大学读书），胡乔木在半夜里，到我宿舍里面，劝我参加共产党，我说，我不干，玩命的事，我不是那个材料。实际上，我有一个论调：政治都是肮脏的，历史上也肮脏，现在也不干净。

蔡德贵：在沙滩的北大时，沈从文是北大教授了吗？

李敖：不是教授。开始的时候作家有名的，当教授还是不容易的。不过后来啊，比较容易了。当时还要讲资格。有个笑话，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，我没有在西南联大待过，他的意思就是明天下午有事，不能上课，他写“明天下午，因事未能上课。”就是证明他对汉语的掌握啊，还不如大学生。

蔡德贵：您这几个陈寅恪先生的弟子，推着到中山公园赏花，是在沙滩吗？

李敖：是在沙滩。

蔡德贵：您特别尊敬陈寅恪先生。后来您还到西郊的清华大学给陈寅恪先生送酒，对吧？

连载

蔡德贵：这个与先生有关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有一次在还没有改组的北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，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。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，每个人都讲上一通。您是被排在第一位的，《人民日报》的一位记者是北大校友，在报上发表了长篇《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》。从此以后，中四位教授，包括您在内，就被称为“国学大师”。

李敖：我说国学啊，就是中国文化，这是可以画等号的。中国文化是对世界有广泛的影响。我们这个民族也是了不起的民族，我们发明造纸，发明印刷，如果没有造纸，没有印刷，整个世界文化得要推迟200年，我说200年，当然是估计了。有了造纸，有了文化，传播就容易了。就推动整个世界文化的前进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功劳。我们不抹杀人家别的国家文化，也有功劳，但是我们讲自己，我们的功劳就是直接告诉我，我就是革命者，那国民党能够允许他啊？那个现代文学研究会，我是积极分子。国民党后来就通缉胡也频，胡也频到上海去了，被蒋介石抓起来了，和柔石等大概七八个人，在龙华监狱里面被（蒋介石下令）枪杀了。

蔡德贵：假如胡也频不走，您有没有可能加入左翼作家？

李敖：我没有加入啊。我后来这样子。（在清华大学读书），胡乔木在半夜里，到我宿舍里面，劝我参加共产党，我说，我不干，玩命的事，我不是那个材料。实际上，我有一个论调：政治都是肮脏的，历史上也肮脏，现在也不干净。

蔡德贵：在沙滩的北大时，沈从文是北大教授了吗？

李敖：不是教授。开始的时候作家有名的，当教授还是不容易的。不过后来啊，比较容易了。当时还要讲资格。有个笑话，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，我没有在西南联大待过，他的意思就是明天下午有事，不能上课，他写“明天下午，因事未能上课。”就是证明他对汉语的掌握啊，还不如大学生。

蔡德贵：您这几个陈寅恪先生的弟子，推着到中山公园赏花，是在沙滩吗？

李敖：是在沙滩。

蔡德贵：您特别尊敬陈寅恪先生。后来您还到西郊的清华大学给陈寅恪先生送酒，对吧？